

# 书穿新衣暖心房

◎ 张强强

周末去表姐家做客，发现小侄女正在给她的故事书包书皮。我惊讶不已，因为现在很少见到有人包书皮了。我好奇地问她为什么要包书皮，她一脸认真地回答道：“因为冬天来了，我给它穿上衣服，它就不会冷了。”

听到小侄女的童言稚语，我的心底瞬间涌起一股暖流。我情不自禁地说道：“那舅舅和你一起包好不好啊？”听到我如此说，小侄女开心地大声说道：“太好啦！舅舅，那我们一起给它们穿衣服。”姐夫在旁边无奈地摇头笑道：“就因为早上我没有陪她一起包书皮，不高兴了半天，正好你来了陪她一起包。”

看着书本穿上华丽的衣服，我顿时陷入了充斥着甜蜜温馨的回亿，怀想起小时候包书皮的悠然时光。

犹记得每到新学期伊始，对于我们这些

鲜少接触课外书籍的乡下孩子来说是最快乐的，因为这意味着发新书的日子到了。每到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，我都要比以往起得更早一些，迫不及待地吃过早饭，匆匆出了家门奔向学校。教室里，老师早已将新书准备好了，一摞摞的新书整齐地摆放在讲台上，走近了还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的淡淡的油墨香。同学们井然有序地走到座位上坐好，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，安静地等着老师发书，即使是平日里最调皮捣蛋的学生，也变得异常乖巧。

拿到新书，大家的动作变得小心翼翼，害怕一不小心将书弄脏，就连呼吸声都变得轻柔了。好不容易熬到放学，一进家门，我将平时特意积攒的牛皮纸、旧挂历、废报纸拿出来，催促姥姥给我包书皮。姥姥是包书皮的高手，不仅包得又快又好，还特别注

重美观，总是能将鲜艳好看的图案留在封面上，看姥姥包书皮完全是一种视觉享受。看着一本書都穿上了新衣，我的心里异常满足，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溢满心间。等到第二天上学，同学们看到我的新书都被包上了好看的书皮，羡慕不已，纷纷效仿起来。

回忆如昨，怀想起往昔，心里依旧温暖如春，仿佛时光从未远去。

晚上回到家，我把爱书都拿了出来，翻箱倒柜地寻找合适的纸张，苦寻半天却无果。于是，我又拿起手机上网搜索，无奈眼花缭乱也没找到心仪的书皮。看我眉头紧皱的样子，母亲询问后得知我的烦恼，便自告奋勇地要为我织书皮。“这书皮还能织啊？”我满脸疑惑，没等我作出反应，母亲从房间里找出毛线和针，一脸自信地说道：“你就放心

地等着吧！”说完，母亲拿出尺子量起书来，一边量一边用笔在纸上记录着。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，我难以说出拒绝的话，心想着不如让母亲试一试。

一个星期后，一天下班回家，一进门我就被茶几上摆放着的几本书所吸引，它们穿着颜色各异的毛衣，粉色的、蓝色的、红色的……煞是可爱。我爱不释手地翻看着，对母亲精湛的手艺佩服不已。看着我惊喜的样子，母亲得意地说道：“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！”“岂止不错，简直是太漂亮了！”我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指。“再等一段时间，我给你的书全都穿上新衣服。”母亲言辞凿凿地说道。

有人说，读书，必先有书，有书更须爱书。在寒风凛冽的严冬，给自己心爱的书穿上新装，不失为一种别样的温暖。



## 夜半听雪

◎ 王新芳

夜半听雪，心境像雪花一样冷清美艳。

白天的喧嚣不见了，宽广的生活像折扇一样收拢，把空间和时间都让给雪花。

潮湿、水灵、俊俏，千朵万朵，纷纷扬扬。带一腔孤傲，携一身寒香，如凌波嫦娥，御风而行。东西斜飞，上下乱舞。时急时缓，时大时小。闭上眼，听雪细细地飘，簌簌地落，婀娜婀娜，枝枝蔓蔓，就有了婉约的滋味。

此时听雪，自然是孤独的。但敬亭山的美，也只有独坐的人才能赏到。相较而言，雨太冲动，风太粗暴，雾太迷离。只有雪，是你的知己，是你的又一个灵魂。知冷知热，不招惹是非，多情幽咽。苍古宁静，空灵而澄澈，如退潮之岸，到最后只剩一颗真心。

陡然想起许多事情。

雪，为单调乏味的冬天构建起一个晶莹剔透的童话世界。天地馈赠，怎忍辜负？明天，一定要带刚一周半的小团团下楼，去看他人生的第一场雪。晨起开门雪满山，雪晴云淡日光寒。大地苍茫，玉树琼枝。小狗撒欢，红梅方绽。让他踩踩雪，感受雪的软硬。让他摸摸雪，理解雪的温凉。让他拿着小铲子，把雪装进篮子。再给他拍一张雪景照，通红的小脸蛋在白雪的映衬下，多么可爱。

雪一来，这世间就华贵许多，诗意许多。多年前，我就是个愿意拥抱大雪的人。挑灯小坐，捧读《林冲夜奔》，人缩如猬，却豪气干云。红炉点雪，笔底烟花。想如孟浩然，骑着一头毛驴出发，踏雪寻梅，在琉璃世界中，分不清何谓雪，何谓梅。想如柳宗元，头戴斗笠，寒江独钓，哪怕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更渴望像南朝诗人张岱那样，一叶扁舟，夜游湖心亭，邂逅两个来自杭州的旅客，三个人，两壶酒，举杯共饮，不觉天将明。

金农曾在画上题字——忽有斯人可想。不知何时，雪带来一缕乡愁。那个遥远的村庄，素朴而亲切。年迈的父母在昏黄的灯下，加工着毛绒玩具。一团雪在核桃枝上待不住，啪嗒一声掉下来。偶尔，有一声狗吠，还有孩子的哭声。吱呀，谁家的门开了，迎接一个风雪归人。村庄和亲人一样，在一场又一场的大雪中，老得无声无息。记住这些故园旧事和亲人面孔，就等于记住了来时的路。

雪落静寂，我在其中。在想象与现实中独游，人生的种种，都显得如此微妙。宛若一首初成的七绝，总会在某个拐角处，忽地出现。

## 踏雪闻香寻寒梅

◎ 鲍海英

冬日，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，真的如天气预报说的那样，说到就到。雪后的天气，寒冷异常，刺骨的寒风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可无论天气多么寒冷，这样的清晨，我总要去到菜市场买菜。我踩着地上的一层冰雪，把手缩进衣袖，冒着严寒，路过街头游园门口的时候，忽而从刺骨的寒风中，闻到阵阵花香，幽幽而来，沁人心脾。循香望去，见游园里有两个人，他们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寒冷，在雪地里，用手机对着两旁的梅花不停地拍照。

想不到，这冰天雪地里的幽香，竟是梅花在暗送香波。我赶紧三步并作两步，赶去一睹这梅花的芳容。只见两旁的几丛蜡梅，褐色的枝干上，像是缀满了一粒粒珍珠，开着一朵朵疏密有致、星星点点的蜡梅花。“枝横碧玉天然瘦，蕾破黄金分外香”，我情不自禁，轻轻用手指，揽梅花入怀。我用鼻子一嗅，不觉缕缕暗香绕指柔。我放眼望去，整个街头游园，银装素裹，这样的雪地里，因为有了这几丛梅花，因为有了这满枝花蕊，世界顿时变得灵动鲜亮起来。

也许我这个人情感细腻，我特别喜爱花，但在各种花中，我还是对梅花高看一眼，厚爱一层，全因她有特立独行的英雄气概。到了寒冬，漫天飞雪，这个季节，百花凋败，可“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”，唯有梅花在“凌寒独自开”，所以历代文人雅士，总喜欢把梅花作为傲霜斗雪的斗士来歌颂。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”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”，这些歌颂梅花的诗句，成了滋养人们砥砺前行、自强不息的生命之钙。

因为喜爱梅花，我与信奉“不可居无竹”的东坡先生一样，不可居无梅。家里院子虽小，但在墙角，梅花一定是要种几株的。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，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每年大雪纷飞的日子，小院子里的梅花，像是雪花的孪生姐妹，总是结伴翩翩而至。“香中别有韵，清极不知寒”，每年雪落时分，我看着院内梅花吐放，徜徉在自家的小天地里，心里竟添几分温暖，感觉似乎春天就要来了。

爱梅花，看到屋外梅花香味暗涌，自然就想折几枝带到屋内。“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每年寒冬，只要我家院子里的梅花一开，我总要把家中最精致的花瓶拿出来，装上清水，再到院子里折几枝开得最好看的花枝，把它们插进花瓶中放到床头。夜晚，手捧书卷，对着一豆床灯伴读，倦了，抬首，见色泽清透的花蕊，顿感神清气爽。

梅花的美，美在不骄，不做，不闹，不烈。这种美，美在寒冬腊月风雪飘零时的“凌寒独自开”，当所有植物满目枯败时，梅花却站在了枝头，让人眼睛一亮。人的生命，有春暖花开，也会有冰霜雪雨。无论经历怎样的寒冬，我们也该如梅花一样，即使遇着冰霜和雪雨，也要笑着绽放，哪怕不艳，不丽，也要让生命的花朵，暗香浮动，活色生香。



惊艳时光 徐铮摄

## 倚冬如山

◎ 张凌云

西风紧，黄叶飘，转眼冬天就来了。或许是换了住处的原因，有些熟悉的感觉找不回来，于是思绪由此上溯到更早的时光，我看着面前层叠的檐角，想起小时候家中的院落。

那时候我也常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对面的矮墙黑瓦发呆。一年四季，冬天最难过，因那时的房子太过简陋，到处漏风，连窗户玻璃都装不起。越是这样艰苦的环境，越对世界有种莫名的憧憬，印象中就有这样一件事。

那时学校让我们写一篇关于冬天的作文。父亲看到笑了，说我写得不对，原来作文中写道：“远处的塔，小山都望不见了”。我争辩说是模仿，因为刚学过的课文中有这么一句，父亲说模仿不能生搬硬套，我们地处大平原，哪里有小山啊。

我还是不服气，无奈这是事实。但那篇课文仍然留下极深印象，什么时候，我能见到真正的塔和山呢？

光阴轮转，我已走出了那片故土。见过的名山大川不胜枚举，包括上班路上，恰能看到一座带塔的小山。但这与幼时希望的情境并不契合，我想要的，是平地突兀出一座山来，而且带着朦胧的影子，就像那篇课文所说，本来你看不见它，只有当雾气消散，才会露出真容。

这是什么样的山呢，我一直在反复寻觅。后来看到宋代郭熙《林泉高致》云：“真山水之烟岚，四时不同，春山淡冶而如笑，夏山苍翠而如滴，秋山明净而如妆，冬山惨淡而如睡”，乃有所悟，原来，所谓冬山如睡之外，冬天本来就是一座山。

这是一座不是翻越，而是可以倚靠凭眺的山。世人看到山，更多想到的是去攀

登，征服，诚然，那是勇敢者的追求，但许多时候，并不是所有的山都必须翻越的，我们需要山，是因为山在身边，就能踏实，安稳，心不会空落落的，山像一棵大树，一块巨石，让我们能找到依托。

山能给我们遮风挡雨。寒冬凛冽，北风呼啸，多希望有一座山挡在前面，呵护我们单薄的身体。将原本严酷的冬天本身想象成一座山，渐渐地，风声没那么紧了，身上也感到暖了，一个人会变得从容平和。山还能让我们相互取暖。山不再大雪纷飞，却化身一口滚烫的火炉，人们聚拢在一起，言笑晏晏，悄悄地打发走那些艰难的时光。

这座山凝聚的是父母家人，亲朋好友守望相助的亲情、友情和爱情。无论天寒地冻，岁月如何变迁，我们心里总有一座山。想起它，就能驱散寒凉、孤寂，驱散畏缩、颓废，驱散太多的负面情绪，却能以一种挺拔的姿态屹立在冬天面前。

这座山可以说是家，更是心灵的皈依之所。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，我们一生都在漂泊，始终在路上。当我早已离开儿时的家，并没有忘记自己作文里虚构的塔和小山，那是关于童年和故乡的寄托，告诉我无论走出多远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根脉，同样，当我告别了此前居住的家，抑或将来还会离开现在的家，我都会保持一颗微笑的心灵，记住那些美好的往事，感恩所有帮助过的人，奔向前方莫名的路程。

如此，才能将严酷的冬天化解为可以倚靠的大山，一点点走进它的内部，带着温情，带着坚韧，最终迎来又一个烂漫的春天。

## 又到菜干飘香时

◎ 容翠虹

在一个天气晴朗、北风猎猎的上午，我登上天台，发现天台上家家户户都是一派热闹的景象，悬挂在竹竿支架上的腊肠、腊肉、鱼干正在接受着阳光的沐浴，番薯、大白菜、萝卜条等也铺满了天台的各个角落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“晒景”。看着这一幕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儿时和母亲一起晾晒菜干的画面。

晒菜干，是广东人每年必做的一件事，所谓“秋收冬藏”这句古谚，广东人算是渗透到骨子里了。晒菜干通常要晒白菜干，它素以甜、软、甘出名，是广东人煲汤最常用的食材之一。在我的家乡江门，人们喜欢将奶白菜晒干制作成菜干，奶白菜是一种小白菜，跟大白菜不一样，由于菜梗是奶白色的，所以叫奶白菜。用白菜干熬制而成的汤，甘甜清香、润燥去火，仲秋闷热时用白菜干煲粥、煲汤，是岭南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传统民间饮食习惯。

一捆小小的菜干，制作起来却并不简单。立冬过后，天气晴好，偶有北风，是晒菜干的好时机。趁着好天气，母亲会领着我到田里收割白菜，母亲告诉我，要晒出好的菜干必须挑选叶色好而纤维少的小白菜，最好是那种菜芽圆头像汤匙一样的，而且还会起沙的白菜晒成的菜干是最好的。好不容易摘了几大筐的白菜运回家后，又要马不停蹄地帮忙捡柴生火、煲水，从生火用的柴枝到煮菜时的水温都要非常讲究，火势要旺，等水煮沸了，就可以把白菜放进沸水中烫5分钟，煮到叶子变

色就可以了，但不能煮太软，太软很难晒干。

白菜煮熟之后，捞起来再“过冷河”，所谓的“过冷河”也就是把冒着热气的白菜放入清凉的水里面浸泡和清洗。“过冷河”的作用，是为了让白菜干净一些，菜叶也翠绿一些。过完冷河之后，我和母亲把白菜搬到天台，就可以用竹竿挂起来晾晒了，一般晒一周左右就晒干了。在大白菜还没有完全干透的时候，为防止其粘住竹竿，母亲会把菜干全部拿出来用簸箕平放着晒，每隔一段时间就翻动一次，直到彻底晒干。另外，菜干存放的时候，也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，以免受潮变质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个冬季的周末，母亲都会为我熬上一锅菜干猪肺汤。母亲先将猪肺洗干净切块、焯水，接着把提前泡好的白菜干切段，最后将炒过的猪肺、白菜干、胡萝卜放入煲中，加入佐料陈皮、蜜枣和适量的姜片。经过两个小时的熬制，满屋子都弥漫着菜干的香味，让人垂涎三尺。饭前我总要喝上一大碗，汤水清甜可口，菜嫩汤醇，味道鲜美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大冬天的，能喝上一碗菜干猪肺汤真是特别温暖。

小小的菜干也许毫不起眼，但却蕴含着母亲满满的爱，那是母亲倾注的心血和汗水，这才是菜干的珍贵所在。有一种味道，叫菜干的味道；有一种味道，叫家的味道；有一种味道，叫爱的味道；有一种味道，叫母亲的的味道。其中滋味，值得我们慢慢品尝。

## 雪花纷飞的思念

◎ 方华

每到入冬，总期盼一场大雪降临。我生活的这个城市，虽然四季分明，但要在冬天里见到“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”的景象，也是稀罕的。常常是看见小雪花儿飘飘荡荡，心中的欢喜像怀中的一只小白兔儿，正蹭着肌肤酥酥地痒呢，就嗖地跳走，不见了影儿。有时从梦中醒来，推开窗，见道边的树儿一夜间白了头，还未来得及好好“侍奉”，就在阳光下消遁。真有一种“子欲孝而亲不在”的伤怀劲儿，那枝叶间的滴滴答答，分明是一颗颗晶莹的留恋。

记忆中的第一场大雪在我幼时，那时，还和母亲生活在乡下。记得那天清晨，一觉醒来，屋里特别亮堂。母亲叫我别起床，说外面好大的雪。我嚷嚷着要看，于是母亲就将我抱起，走到窗口。扑入眼帘的是白茫茫的一片，远方田野上的道路、沟渠、池塘都消失了身影，只有近处的树满枝头白花绽放。不知怎的，后来每读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诗句，就立即回忆起母亲拢我在怀，站在窗口观雪的情景。

是母亲第一次领着我走进雪地，让我张开小手，迎接那六菱的晶莹花瓣儿。是母亲给我堆起的第一个雪人，红萝卜做的小嘴儿永远地微笑着……

童年堆起的雪人和快乐早已消融在记

忆里了。再次与一场大雪相遇，已经是在城里上中学。下了几天的小雪，到了那天下午突然变成鹅毛大雪，傍晚放学时，雪已没脚。有穿胶靴的同学欢叫着冲出教室，没带雨具的同学也有家长送来。当同学渐渐走尽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门口，穿着那双母亲为我打上胶底的布棉鞋。正要踏入雪中，猛听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在叫我，一抬头，远处迷茫的风雪中，母亲的身影正蹒跚走来。当母亲拥我在怀时，我知道，这世间再没有什么风雪能阻挡我的脚步。

岁月的无情已经永远隔断了我和母亲，时光的风雨也冲淡薄着记忆。平淡而烦乱的日子里，我们往往需要一个催化剂来重拾往日情怀。而冬日里的一场大雪正是我情感永远的维系，那洁白的飘荡，纯净的飞舞，拉近我对母亲久远的回忆，慰藉我的心灵。

冬已渐深，期待着一场大雪，让我的思念随那片洁白飞扬，覆盖在母亲那座小小的坟。